

「捞」起古代玻璃的身世



文/图 本刊特约撰稿 颜建超

海上丝绸之路，可谓源远流长，但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缺陷等因素，在几千年的航海历程中，葬身于大海的船只不计其数，它们被巨浪打断桅杆，被暗礁折断龙骨，冰冷的海水迅速灌入船舱，满船货物也随之沉入幽暗的海底。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孤独等待，只有部分船骸和货物被后人发现并打捞上来，让其再次回到世人关注之中。打捞出来的文物中，有一种被称作“琉璃”的古代玻璃，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受到的关注度，恍若前世一般不温不火。



南海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琉璃发簪。

玻璃琉璃傻傻分不清？ 古时琉璃可指天然宝石、玻璃和釉陶制品

说起琉璃，人们认知度最高的莫过于琉璃瓦之类的铅釉陶制品，作为建筑构件，它们为人们所熟知。为何古代玻璃也被称为琉璃呢？

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讨论，目前中国学术界对琉璃的认识基本统一，认为“琉璃”一词是由“璆琳”一词转音而来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有：“黑水西河惟雍州……贡璆琳、琅玕。”《尔雅·释地》亦载：“西北之美者，有……璆琳、琅玕焉。”近代学者章鸿钊在其著作《石雅》中考证：“璆琳，流离也，或作琉璃。曰流离者，约言之，详言之为壁流离。流，璆音之谐；离，琳音之转，实一物也。”

经考究各类古代文献及实物可知，被称为琉璃的物品其实有三类：一是天然宝石。如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的《本草拾遗》云：“琉璃，西国之宝，玉石之类，生土中”；二是玻璃。如《魏书·大月氏传》记载有：“世祖时，其国人商贩京师，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，于是采矿山中，于京师铸之。既成，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。自此中国琉璃遂贱，人不复珍之”。1970年，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窖藏文物，其中有一银罐，银罐盖内留有唐人题记，其一为“琉璃杯碗各一”。然罐内实物只有一水晶杯和一玻璃碗。由此可见，在唐代，水晶（天然玉石）和人工制造的玻璃都被称作琉璃；三是铅釉陶制品。唐代崔融在《嵩高山启母庙碑铭》中写到：“周施玳瑁之椽，遍复琉璃之瓦，赤玉为阶，黄金作门。”北宋李诫建筑巨著《营造法式》中明确记载了琉璃的配方：“凡造琉璃瓦等之制，药以黄丹、洛河石和铜末，用水调匀。”

由此可知，古时称一物件为琉璃，若不见实物，则难以知晓其为天然宝石，或是玻璃器皿，亦或是釉陶制品。

南海博物馆馆藏
明代玻璃杯。

古代玻璃是“洋货”还是国产？

我国玻璃制作始于春秋战国时期

近十多年来，渔民在中国南海西沙海域捕鱼时，打捞出不少文物，其中就有古代玻璃器。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也入藏了一批从西沙水域出水的明代玻璃器，并向公众展出。

展出的玻璃器物中，主要有玻璃环、玻璃盘、玻璃杯、玻璃罐、玻璃发簪和玻璃串珠等。其中，玻璃环的式样有四种，颜色也比较丰富，有红、绿、蓝、橙等颜色。玻璃盘有直腹和弧腹两种，比较浅，都是透明的，但透明度不是很好。玻璃杯形状类似于现代的小啤酒杯，外壁有浅开瓣纹，底部饰有一圈六瓣花纹。玻璃发簪有蓝色和松石绿两种色泽，簪杆呈长针状，簪头为立体花瓣状。而条形状的玻璃串珠，每颗长度为0.5至1厘米，有透明、蓝色、松石绿等颜色。

那么，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西沙水域出水的古代玻璃器，是来自哪里的呢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玻璃。玻璃一词源于梵语，被译作“玻瓈”，最早见于后秦鸠摩罗什译的《妙法莲华经》与《阿弥陀经》。而在我国，“玻璃”一词最早见于宋朝，指代国外进口玻璃器皿。如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中载：“劫国唐武德二年遣使献玻璃水晶杯各一，玻璃四百九十枚，大者如枣，小者如酸枣。”清康熙年间，内务府造办处设立“玻璃厂”，其所出制品一律以玻璃名之，以区别于琉璃瓦等釉陶制品。

根据古代文献记录，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，各朝代名目繁多，且交叉使用。综合目前学者的研究，历史上对古代玻璃的名称主要有：玻瓈、颇黎、琉璃、流离、壁流离、琉璃、玻璃、水精、药玉、瓘玉、罐子玉、烧珠、珰珠、硝珠、硝子、假水晶、料器等。

中国古代玻璃起源比较早。学者干福熹等人采用科学分析的手段，结合考古学、历史学的观点，对出土于新疆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广东和贵州等地的西汉（公元前200年）以前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进行研究，发现早期中国玻璃的制备技术与原始瓷和青铜冶炼技术相关，中原地区最早的古玻璃制造是从原始瓷的瓷釉制作演变过来，用草木灰作熔剂，始于春秋和战国早期。随着玻璃制作技术的发展，至汉代，中原地区的玻璃制作技术已传至我国境内南方和北方地区，外传至朝鲜半岛、日本、东南亚和中亚地区。同时，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，国外玻璃制品及玻璃制作技术也传入中国。

南海出水玻璃器物来自何方？

中国造玻璃通过丝绸之路销往海外

中国古代不但很早就发展出自己的玻璃制作系统，之后又学习

了国外的玻璃制作技术，制作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社会所需，还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。南宋时中国就向渤泥国（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）、麻逸国（今吕宋岛）、三屿（今吕宋西南诸岛，麻逸属国）三地输出“琉璃珠、琉璃瓶子”“五色琉璃珠”“五色烧珠”等玻璃制品。元朝时，汪大渊在《岛夷志略》中记录了当时海运销往各国的货品，其中就有大量的玻璃制品，如“烧珠”“黄红烧珠”“紫烧珠”“红绿烧珠”“硝珠”等。明朝时，郑和七下西洋也向海外带去了玻璃制品，如《碱涯胜览》记录了向占城（今越南）、爪哇（今印尼爪哇）输出“烧珠”；《西洋番国志》记录了向占城、爪哇输出“硝子珠”等。

这些玻璃珠等饰品，备受海外居民喜爱。如《岛夷志略》彭坑（今马来西亚）条：“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，常人以五色焰珠为圈以束之”；《派涯胜览》榜葛刺国（今孟加拉）条：“其行身穿挑黑线白布花衫，下



南海博物馆馆藏明代玻璃盘。



南海博物馆馆藏明代玻璃环。

围色丝手巾，以各色硝子珠间以珊瑚珠穿成缨络佩于肩项。又以青红硝子烧成镯，带于两臂”等等。

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古代玻璃，除玻璃酒杯明显带有西方艺术风格，需要进一步论证之外，其余皆为中国风的艺术造型，应为古代中国制作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输出的外销产品。其中，部分为妇女装饰用品。如纤细有开口的各色玻璃环，应该是玻璃耳环。口径较大的玻璃环，应为手镯，戴于手腕或两臂，特别是较厚的玻璃手镯，形制大小如同玉质手镯一般，可能为仿玉作品。古代中国早期的南方，人们就喜欢用玻璃仿玉。而玻璃串珠也应该是上述的“各色硝子珠”之一了。

随着考古的发现，新疆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的玻璃作坊，以及博山琉璃厂窑址等古代玻璃制作遗址开始为人所熟知。如果说这些玻璃窑址在实际上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生产玻璃器物，那么现今在西沙水域打捞出来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物，则在实物上证实了中国古代先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，将本国制作的玻璃制品源源不断向海外输出，尽管其数量上远不及瓷器等大宗商品。■